

芬芳
一叶

八千里路云和月

□马国福

路让人有尊严,路给人以自信,路奉人以福祉,路赋人以希望。我的人生历程中有很多与路有关的铭心记忆。

1999年7月7日下午,我们6个校友毕业后从西安乘坐绿皮硬座火车前往南通报到。当时没有西安直通南通的火车,我们得先乘坐火车到南京然后再换乘汽车到南通。经历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疲倦车程,第二天下午五点多我们抵达了南京。爱才的单位派了一辆依维柯车来接我们。黄昏的时候,我们踏上了从南京到南通的路。

晚上走在宁通高速上,时而瓢泼大雨时而无风无雨,一路下下停停,暴雨如注,雨刮器倔强地在挡风玻璃上和暴雨展开拉锯战。尽管坐了长时间的硬座火车,但我们丝毫没有睡意,眼睛盯着不知疲倦的雨刮器,内心希望早点到单位报到。经历了6个多小时的车程,晚上12点多我们才到达单位。热情善良的政工科大姐在深夜的食堂等着我们,上桌的饭菜已经凉了,我们一到她立即帮我们热菜热汤。等我们吃好后,已经到了凌晨一点多,她安顿好我们的住宿后方才离去。

后来我分配到海安县公路管理站工作。那时候我是单身,每年都有一次探亲假。每年春节过后从老家青海西宁坐火车到南京,到达南京已是凌晨两点多,我提着沉重的行李,在出站口坐上南京到海安的大巴车。一路上走高速下国道,从328国道前往海安,疲倦中到达海安后已经是早上近九点。

2008年,江苏省启动204国道拓宽改建工程,当时该工程为省厅头号工程,我被借用在海安交通局参加该工程宣传报道。我深刻地记得,在工程启动拆迁时我带记者到海安里下河地区白甸乡采访,那里河网密布,交通很不发达,老百姓对改建204国道积极性非常高。当记者问一位70多岁的老爹爹对204国道过境拆迁有何看法时,他很干脆地回答:“路通了,我们村里的姑娘就不愁嫁了,以后出门再也不用划船走很长时间的水路,从家门口就可以乘车前往县城,再也不怕有人看不起我们,笑我们穷了。”

“从此姑娘再也不愁嫁”这句话通俗、真诚、淳朴,像一道闪电,让我很震惊,我从老爹爹的神情中看到了交通的变化带给他的自信和尊严。

后来我工作调动到了南通市公路管理处从事党建宣传和文化工作。南通市创建成全省四好农村示范路以后,我多次带记者到各县市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采访。海安的一位老百姓给我说:“以前下雨天最怕出门,晴天一身灰与土,雨天一身泥和水。现在水泥路修到了家家户户的门口,干净又整洁,我们下雨天穿皮鞋出门都不怕。脚一抬就可以坐公交到市里,太方便了。”如皋的一位女种植大户很自信地给我说:“现在路不但通了而且更美了,环境更好了,上海、浙江的客商到我这里收购蔬菜瓜果,都说我们这里空气好、绿化好,居住环境好。家家户户房前种花、屋后种菜,你给我换个城市洋楼大房子去住,我都不愿意去。城市哪有我们农村好啊?”启东圆陀角的一位朋友给我说:“公路让乡村变成景点,让田园变成画卷。很多上海人都到我们启东来投资买房,启东的繁荣,交通功不可没。”

交通改变未来。现在,我到南京开会,两个多小时的动车或者高速就可以便捷到达,我再也不用抱怨和害怕路程的漫长与困顿了。公路密度在增加,长度在延伸,美观度在善变。公路如国画大家的点睛之笔,让田野成为画卷;公路如诗行,让美在江苏大地旖旎延伸。公路像魔术师,让农村从丑小鸭蜕变为金凤凰;公路如画屏,青山绿水过处,处处都是交通人留下的福祉。

回首来路,八千里路云和月,一路变迁,都是时代铿锵前行、交通脱胎换骨的最强音。路抵达的地方,就是文明延伸的方向;路通达的地方,就是幸福接轨的站场;路跨过荒野沟壑的地方,就是希望拔节生长的土壤;桥挺起脊梁的地方,就是展开臂膀拓展兴旺的通畅边疆。

令我自豪的是目前南通市拥有1.7万公里农村公路,公路总里程全省第二,公路密度全省第一。路宽了,越来越多的笑脸在江海大地如花绽放;桥通了,越来越多的游子皈依故乡创业兴业,实现抱负理想。环境美了,一条条农路穿针引线,以工笔手法描绘锦绣江苏最曼妙的田园画卷。



春在枝头

莫如

告别

□朱朱

电梯里遇到以前的同事,稍带虚伪地感慨彼此仍是从前的模样。其实关系真一般,因为提到了共同认识的两个人,忽然就生出了惺惜。

A刚毕业报到的时候还是个眼睛大大的男孩儿,头也大,瘦削,衣裳宽大得走路带风。做事很认真,能吃苦,因为家境宽裕,所以当时在一群囊中羞涩的年轻人当中特别招人喜欢。

因为他会经常请大家吃饭呀。还是进城吃饭。

现在想来,才明白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真正含义。看上去当时也愁的,每个人都嫌弃这个破地方,恨不得下一秒就回城。但是多年以后才回味到这种求而不得是多么简单和纯粹,对比中年以后的苦楚,真是太不值得一提了。

后来A业务做得很好,坐火箭般的高升加薪,也顺利地发福秃顶。有些人一开始就目标明确,比起那些懵懂后知的人来说,是会进步得快点。A其实跟我们一样

年轻,但听得出来他说话都明显带着对自己的定位,我跟另一位姑娘每次提到这茬儿就笑。想当官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,假如这个愿望可以促使自己勤勉努力,为什么不呢?

B比A先来了两年,喜欢抽烟,常年晒得漆黑,说话做事像个老油条。不是不靠谱和不着调,而是他身上有年轻人少有的对社会的洞察力和成熟。因为B也是个能力突出的人物,一位老领导把他与A调入同一个部门,想着可以相互竞争促进。B听说了不以为然,职位又不是只有一个,只要都能得到认可,他一点儿都不在意。事实证明,B的想法是正确的,多年以后A与B分别在不同部门担任了要职,级别相似,收入也噌噌往上涨。他们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,每回喝完酒都开心地抱抱拍拍对方的后背。

再后来当年的一群人先后调离了原处,各自过上了小日子,聚会也渐渐少了,可当每次遇到都会有份温暖的喜悦。我想着人生里的阴晴圆缺,无非是聚少离多、钱多钱少,以及那些细碎的不顺遂,然后就一路到老了。

三月的薄礼

□毛文文

三月,数着一二三来了
滴进的光
带着蓝水晶,小行星,太阳花
蝶飞的羽翼,阔步的雨水
三月俯伏心扉地拿出
粉红,鹅黄,青蓝,以及

被云朵擦拭过的嫩白
三月细心延展的小径专注
闾寂,柳丝写满飘拂
桃花红得正好,捎来的爱恋
我拿出最后的山地陪嫁
拿出阳光积攒的金子陪嫁

春天好

□张湏

除夕那天。
我忽然想去寺街看看,那条老街在除夕这一天该是什么样子呢。
平日里,我去寺街,巷子里总是安静的。偶有几位老人在檐下晒太阳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,偶有三两只狗趴在巷子里,不动,只用眼睛瞟两眼路过的行人。时间在这里似乎是不流动的。
我一路经过濠南路、人民公园、南大街,沿街商铺有些仍然开着,在坚守鼠年的最后一天;路上车辆、行人较前两日明显少了,该备的年货前两天大概都备足了,都不急不忙了;濠河沿岸挂满了红红的灯笼,水面却是异常得平静,一点波澜都没有。
不知道在哪本书里读到过,在北京,齐白石曾经住过的胡同叫“百花深处”,其实那里并没有花,一进胡同是一个公共厕所。在南通,寺街里也曾经住过许多文人墨客,街里倒确有寺,一进寺街也是一个公共厕所。这就是市井。

这天的寺街,令我欣喜。这好几年,我时常去街巷里看一看,但从来没在除夕去过。今天的寺街活起来了,比外面大街上还要热闹。每家每户都在祭祖,老老少少在门口化纸,也在谈笑——这是归家的热络。整片街区,是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

共同的大家庭,我倒像个外人,迥里歪斜地闯了进去。

街巷里两只黑狗和一只棕色的狗也欢喜地奔跑着。有一家院子里,一棵高高的芭蕉树头,鸟雀喳喳叫得欢实。

在育婴堂巷,我看到一位大叔站在门外,在往去年的春联上刷浆糊。去年的春联已经褪了色。

我问他:去年的春联不用揭下来吗?他说,不用,直接往上贴,不怕歪了斜了。我问他:今年的春联写的什么?他说,还是这几个字,每年去新华书店买春联,今年去晚了,没得选了。我把那副对联念了一下:捷报雪飞梅上,蹄花香到春头。

我说,这对联挺好。我对大叔说,祝你春节快乐!他说谢谢。

巷口,一位大爷坐在自家小店铺前。我说,我来给你照张相。他立即正襟坐直,两只手掌认真摆在膝盖上,嘴里直说,我长得不好看,我长得不好看……

拐过去,又是一位大爷,他坐在门前临街一块不大的空地上搅肉馅,左手捧着锅,右手五只手指在锅里不停搅拌。他身边摆着两张长桌,桌上排了四只鸟笼,从屋顶斜拉在电线杆的绳子上挂着两只鸟笼。鸟的色彩各异,红的、灰的、白的、黑的。小鸟在笼子里跳个

如果说B突如其来的病故其实是有我们尚未关注到的预兆的,那么A的离去才是真正的猝不及防。那么年轻!还尚未品完生活的甘甜!很多人都是从告别才开始真正感悟到生活与生命的真谛。我们都无法进入彼此内心的深处,无法代替了去承担和承受。那些期待也只能自己去慢慢熬,熬过了春夏秋冬,也就熬过岁月的刁难和磕绊。

有个朋友说,这个世界对你很友好呢!他不知道有时我都会被自己恶狠狠的模样吓坏了。曾经常常回忆过去,现在脑子里想的都是钱。一直被人说是多愁善感,其实满腔温软的内在早已在不断回望和坚定中转化为铁石心肠。流言蜚语只是毛毛雨而已,背叛、放弃、冷漠、轻蔑都会在学会遗忘和冷酷后踩在脚底。包括自己的软弱、顾念,都细碎成了饺子馅儿。于是没有喜欢和不喜欢,只有生存的生活的应对。

只是,在自己确定已经无坚不摧的时候,听每一首歌都会被感动,看每一场电影都会流泪。

拿出中年以后的诗陪嫁
三月,收下这些薄礼
是这个春天
我孕育在心里的小意思

不停,像它们主人不停搅肉的手。

我问他养的这些鸟叫什么。他说有好几个品牌呢,有鹈哥、有芙蓉、有旋凤鹦鹉,那雪白的就是旋凤鹦鹉……好几个品牌呢。我喜欢他说“品牌”两个字。

挂在电线杆旁边的黑色鹈哥会说话,经过的邻人,都会对它说:恭喜发财!它愿意就回敬一句。我凑到它面前,对它说,恭喜发财。它便脱口而出:恭喜发财。这对它来说太容易了。

我对它说:你好。它向左歪一下脑袋,又向右歪一下脑袋,像是在做脑内分析检索,然后对我说,你吃饭了吗?

我是真的笑出来了:你也太可爱了吧,那好,我要回家吃饭了哦,拜拜——

拜拜……拜——拜,鹈哥对我连说了两声,第二声还扬上去,转了一个调,伴有鼻腔共鸣音,它像极了一个调皮的孩子做着鬼脸。

大爷和他的鸟儿们身后的屋子里,一直有歌声在唱。鸟儿的啾啾声完全掩盖了歌声,我听不清楚歌里在唱什么,只听到欢快喜乐的旋律。

回到家。看到冰冰用俄语在纸笺上写了一句:春天好!

是的。春天了,好!

心窗
片羽

琅
诗
会

玉
兰
瓣